

老品牌玩跨界,光有情怀还不够

玉渊杂谭

李艳

最近,老字号有点忙。自从发现“情怀”蕴含的巨大商机,那些为民众熟知的“国民老品牌”就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跨界。

从“大白兔”和“美加净”联名推出奶糖味润唇膏,到娃哈哈推出AD钙奶味月饼,六神和RIO推出“花露水味”鸡尾酒,再到老干妈卫衣、泸州老窖和气味图书馆推出香水等等,老字号和潮流品牌一起合作推出跨界商品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还别说,老字号主动向年轻消费者靠拢的行为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话题。老品牌自带的话题性和流量,让这些跨界产品迅速占据“话题中心”并不难,但真正难的是,如何在引来流量的同时,获得销量和口碑的双赢。

世事变迁,承载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希望摆脱“产品老,形象老,营销老”的形象,适应“90后”“00后”的年轻化需求,开始寻求创新与改变,是一件十分值得称道的事情。但如果仅仅是情怀贩售,或仅仅是制造一个话题,营造一个“爆点”,发展前景就堪忧了。

业内人士称现在这种跨界为“融网”,归根结

底,老字号们的跨界思路基本是把原有产品与流行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进行营销,沿用的是贩卖人们怀旧情绪的套路。

情怀与回忆并不能维持太久,新鲜感过后,跨界产品还在吗?

实际上,情怀与潮流的结合并不是产品符号和流行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更不是什么流行就跨什么。发掘老字号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核,将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深度融合方能成功跨界。如果跨界只是一时之计,没有长久的打算,那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就好比之前一些消费品的跨界噱头满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而故宫的文创产品却

能独树一帜,在打开市场的同时更吸引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市场最终会选择那些产品价值得到真正重塑的东西。在各类产品琳琅满目的今天,靠眼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关注,但真正在年轻市场叫好又叫座那才是关键。老字号企业之所以成为老字号,正是在某一领域的深耕,塑造了特有的品牌形象并获得了认同。这些品牌背后,凝聚的或许是回忆,是情怀,或许是一种文化精神。比起产品上的简单结合,找准新的品牌定位、挖掘自身文化传统的内核,推出与时俱进的产品才是更高明的“跨界”方式。

奥托·赫尔曼：匈牙利博物学的开创者

科学史话

武夷山

奥托·赫尔曼(1835—1914)的名字后面,跟着一大串头衔:动物学家、人种志学者、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匈牙利博物学研究的开创者……他被称为匈牙利“鸟类研究之父”,也对蜘蛛和鱼类开展了多项研究。他一生著述甚丰,共发表了14部著作,1140篇文章和讲义。他创办了科普杂志《博物学笔记》,任其主编十年之久;还创办了匈牙利鸟类学杂志《雕》(Aquila),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担任该刊的编辑和评审。他的名字还紧跟着一长串荣誉:皇家匈牙利博物学会、匈牙利语言学会、匈牙利人种志研究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士,他还曾当选为匈牙利国民议会议员。

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却是自学成才的学者,早年经历坎坷。赫尔曼出生在奥匈帝国现属于斯洛伐克的某地,在米什科尔茨市完成基础学业,中学毕业后,他来到维也纳攻读大学,却由于家境原因未能读完。1848年匈牙利革命对于少年赫尔曼有极强的吸引力,他想投身革命,但因拿不出父亲的同意书而未能成行。他有意躲避奥匈帝国的征兵,却因此而被惩罚,被迫服了几年兵役。之后他成了著名记者和匈牙利国民议会议员,在此期间,他经常访问流亡意大利的匈牙利革命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

赫尔曼科研工作的起点在特兰西瓦尼亚博物馆协会,当时他已经29岁了。他的“伯乐”是该协会的自然科学部负责人、时年67岁的塞缪尔·布拉塞。布拉塞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是语言学家、教育家、数学家、音乐家、哲学家、散文作家,以及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在协会财政状况极其拮据的情况下,与赫尔曼惺惺相惜的布拉塞拿出个人年薪的三分之一聘用了他。在这里,赫尔曼积累了经验,科研才华逐渐展现。

由于赫尔曼在国内外的学术声望日益显著,著名的瑞士昆虫学家和植物学家卡尔·布鲁纳邀请他去维也纳工作。他告诉赫尔曼,来维也纳后他将很

快有机会去喀麦隆进行动物考察。而匈牙利博物学会为了将赫尔曼留在匈牙利工作,给了他一笔持续数年的研究经费。于是,赫尔曼没有去奥地利,而是选择留在国内潜心研究,写出了三卷本的《匈牙利蜘蛛区系》,并且亲手绘制了插图。该书描述了328个蜘蛛品种,包括36个他识别出的新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德国是世界科学中心,所以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科学文献都是用德文发表的,而赫尔曼的《匈牙利蜘蛛区系》第一卷和第二卷却是用匈牙利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写成的,第二卷完全是用匈牙利语写的,只在书末附了一篇德文内容提要。赫尔曼借此举让匈牙利科学文献走向了世界,而这一“反潮流”的做法,也使这部巨著在国际上更受欢迎。

赫尔曼对匈牙利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动物学、洞穴学、考古学和人种志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在动物学方面,他写下了《匈牙利蜘蛛区系》《益鸟和害鸟》《匈牙利鱼类手册》等著作,还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下面成立了鸟类学中心。在洞穴学和考古学研究方面,赫尔曼通过考察在米什科尔茨附近发现的砍石器,最早提出匈牙利史前时期曾有穴居人生活的看法。1962年,匈牙利政府设立了“奥托·赫尔曼奖章”,以表彰在喀斯特地貌和洞穴探索领域的优秀匈牙利学者。

时至今日,匈牙利仍用各种方式铭记他。1960年匈牙利邮局为纪念他的125周年诞辰,发行了赫尔曼头像邮票。名为“奥托·赫尔曼全国生物学大赛”的学术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他的成长之地米什科尔茨市有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奥托·赫尔曼博物馆”。以赫尔曼名字命名的中学和学术机构就更多了,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湖泊、洞穴、街道……甚至还有一个网蝥品种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2014年,为纪念赫尔曼去世100周年,匈牙利国家环境保护局宣布当年为“奥托·赫尔曼纪念年”,由多瑙河电视台播出了4集专题片《奥托·赫尔曼:匈牙利最后一位博学多才者》。

赫尔曼蜚声国际,却心系故园。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骸于1965年从首都布达佩斯迁回他的成长之地米什科尔茨。他长眠在此。

摄手作



宋文倩摄

放风筝的人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观鸟三题

物种笔记

郭耕

最近正是鸟儿“生育女时”。我在拍摄、录制几种鸟类的繁殖场面时,捕捉到了不少曾经未见的画面。

“臭美”的戴胜

春夏时节,万物繁育,这几天我都在自己工作的麋鹿苑观察拍摄一窝繁殖期的戴胜。

戴胜是一种自古就闻名遐迩的鸟,《月令》有“戴胜降于桑”的记载。胜者,“妇人首饰,汉世谓之

华胜”。《禽经》说“首上胜也,头上尾起,故曰戴胜”。这种鸟儿外观华丽,头顶羽毛好似花冠状的折扇,远远看去,像戴了一头的首饰。它的喙似弯刀,极为细长,向下弯曲,常被一些人误以为是啄木鸟,实际上啄木鸟的喙更短。

戴胜飞翔姿态翩翩如蝶,煞是好看,但民间俗名“臭姑姑”。大概是因为其叫声“咕咕”,而且鸟巢的味道不佳。实际上,戴胜自排粪便于巢区,是为了自保防虫。也可能是因为它们经常在茅厕一带觅食,喜欢吃粪堆里的昆虫,甚至善于刨出藏在土里的虫子,找到虫子后,便猛地甩头将虫子抛起,然后动作很炫酷地张嘴吞入。所以它们又被民间戏称为“厕所”。

戴胜虽为攀禽,在鸟类分类上却极为独特,是戴胜目戴胜科戴胜属的鸟类,独占一目,一科,一属,本科只有一个种。曾经有人把戴胜分为印度戴胜和暗色戴胜,后来又合为一种。也有人把马达加斯加的戴胜分为马岛戴胜;把分布在拿破仑流放地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的戴胜分为圣赫勒拿戴胜,可惜1967年以后再未见到,可能已经灭绝。



戴胜



噪鹛

戴胜的分布相当广泛,见于非洲、欧洲、亚洲。它是以色列的国鸟,在中国为三有保护鸟类,在各地均有分布,在长江以北为夏候鸟和旅鸟,在长江以南为留鸟。与众不同是,有些戴胜还会冬眠。

在观察戴胜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尽管戴胜父母轮流育雏,但就是傻傻分不清谁公谁母,因为雌雄戴胜的外观看着都差不多。这种外观华丽的鸟儿在民间的俗名却与“臭”相连,真是名副其实的“臭美”鸟!

唐诗中的野鸟

鹧鸪古称“野鸟”,似鸭而小,在全球各地几乎都有分布,善潜能飞。中国有5种,即小鹧鸪、凤头鹧鸪、黑颈鹧鸪、赤颈鹧鸪、角鹧鸪,后两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8年北京南海子公园二期水面飞来一只角鹧鸪,曾引起鸟友的高度关注。

最近,在公园水面上亮相更多的是凤头鹧鸪。凤头鹧鸪属鹧鸪目鹧鸪科鹧鸪属,俗称“张八狗”或“水老鸪”,是形体最大的一种鹧鸪。凤头鹧鸪外形优雅,颈修长,上体纯灰褐,下体近白,有显著的深色羽冠。繁殖期成鸟颈背栗色,颈具有鬃毛状饰羽。新生雏鸟身带黑白条纹,色斑如同小斑马。凤头鹧鸪以鱼为主食。雄雌求偶时的对舞,十分具有仪式化和喜剧风格。比凤头鹧鸪更多见的是小鹧鸪,这些潜鸣类水鸟并不罕见,但名字生僻。

其实,鹧鸪的名称自古即有,鸟类学家只不过忠实地做了传承和延续。唐代张祜的《度破纳沙》中就有“破纳沙头雁正飞,鹧鸪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的诗句。边塞诗中,原本多是金戈铁马、大漠长河等荒凉豪迈的意象,这里却是大雁头上飞,鹧鸪泉边回,为铁血战场平添了几分生气。张滨的《龟山寺晚望》,笔下的鹧鸪充满了安闲的趣味:“四面湖光绝路歧,鹧鸪飞处暮钟时。渔舟不用悬帆席,归去乘风插柳枝。”可飞可游又善潜的鹧鸪,在渔船附近出没,衬得生活环境悠闲、安逸。令人感到,归去也不必那么急迫,插柳

代替鼓帆,真是悠悠哉哉。

噪鹛年来

最初认识噪鹛,是在2017年的五一,我独自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唯一一个早晨。知道我喜欢观鸟,尼中友好的高亮博士介绍我到一处当地人晨练的市内小公园走走。在那里,我不仅见到了走大圈的、做健身操的尼泊尔各色人士,还看到并拍到了隐身于高树冠中的噪鹛。

每到初夏,麋鹿苑林木繁茂之际,途经此地的候鸟纷至沓来,又继续北上。一种极其嘹亮的鸟鸣之声从鹿苑深处、绿树丛中频频传来。“KOEL、KOEL……”音速和音调每每呈递增之势,循环往复,不绝于耳,频率越来越快,到最快最高的时刻,戛然而止。但很多次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这就是噪鹛。

有天清晨,我开车早早到苑,终于在麋鹿苑文化桥东北侧的枯枝上,看到一只还叼着果实的噪鹛。虽然比较远,又逆光,但总算成功地拍了下来,一睹真颜。噪鹛体似杜鹃,雄性浑身黑色,雌性毛色棕而带有斑点,双眼暗红。噪鹛很机警,很隐蔽,总是躲在高高的树冠中,难露全貌,幸亏它们叫声高亢,仔细听,还不算难找到。后来,我又寻声找鸟,拍摄到了几次。但南海子麋鹿苑一带今年到底来了几只噪鹛,是雄是雌,还是难以确定。

噪鹛跟我们熟悉的杜鹃有着同样的寄生习性。它是鹧形目杜鹃科噪鹛属的鸟类,俗名瘦鸟、鬼郭公、哥好雀、婆好。和其他杜鹃科的鸟类一样,营巢寄生,借乌鸦、卷尾及黄鹂的巢产卵,活动于居民点附近树木茂盛的地方。

观鸟十几年了,都没怎么好好认识噪鹛,难道它们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身边吗?包括观鸟在内的博物学就是这样有趣,不仅能闻其声,还能通过拍摄和录像记录其影,与大家共赏,先独乐乐,再共乐乐,何其乐哉!

(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

作为父亲的竺可桢

桂下漫笔

胡一峰

竺可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善于传递暖意、启沃孩子的父亲。竺家老二过12岁生日时,竺可桢送的礼物是“少年化学实验室”。这是当时的一种益智玩具,一个不算太大的木匣子,里面装有酒精灯、试管、石蕊试纸等器具和二十多种化学药品,还附送一本小册子,介绍了几十个化学实验的做法。孩子拿到这份创意满满的小礼物时十分兴奋,立刻叫上哥哥一起制造了笑气,还让读小学四年级的老三嗅。虽然,制造出来的笑气并没有令老三发笑,这次“失败”的小实验却令老三对化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后来,老三经常去书店翻阅化学读物,进入初中后更立志学化学,他就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色谱学专家竺安。

竺安的“化学梦”虽然是从父亲给二哥的礼物中萌生的,但他的科学启蒙离不开父亲为他准备的一份专属“毕业礼”。那是他小学毕业时,竺可桢送的一本法布尔的《科学故事》。竺安曾多次回忆起这本书如何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科学的种子:“那是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主人公是少年保罗,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讲蚂蚁与蚜虫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引起的地震与海啸;叔叔带着保罗一起到野外观察大自然,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极有趣味,深深地吸引着我。”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礼物中,不但包含着竺可桢对孩子好奇心与兴趣的循循善诱,而且饱含着一位父亲的舐犊之情。人们都知道竺可桢的日记可谓是一部物候学的百科全书。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翻看他的日记,还会发现这是一部父爱“行动指南”。竺可桢一年数次亲自给孩子逐个量身高、称体重,并且把这些数字记在日记里,密切“监测”孩子们的身体成长情况。孩子们上中小学时,每学期的成绩,他都要逐一听取汇报,也记在日记本上,不时进行比较分析,对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跟踪关注。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却不容易。更何况,竺可桢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呢。

当然,竺可桢并不是只负责欣赏孩子成长的“甩手掌柜”,虽然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对子女教育投入了很大精力。他在日记中表露过自己的办学方针,“余之政策,数、理、化与国文、英文必须有第一等的教授”。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注重基础学科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他鼓励孩子们多看科学故事以及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也引导他们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有时还会亲自加以辅导。在竺可桢的教育词典里,“启发”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他一向反对死记硬背,而是引导孩子在生活中发现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夏天乘凉的时候,他会有意识教孩子认识天上的星星,以此启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增强观察自然界的能力。

除了学习,竺可桢还愿意和孩子“玩”在一起。竺可桢小时候身体弱,同学胡适曾“预测”,“此君活不过二十岁”。这狠狠地刺激了他。留学期间,竺可桢参加游泳、网球、骑马、滑冰等各种运动,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回国后,竺可桢长期在南方生活工作,失去了作冰上戏的可能,但依然坚持游泳和晨练。竺安幼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就是父亲带他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抗战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发起了载入史册的“文军长征”。“随军”西行的竺安又和父亲一起畅游泰和的赣江、宜山的小龙江以及遵义的湘江。在父亲的“魔鬼训练”下,不满十六岁的竺安一度夺取了贵州省游泳冠军。

晚年到北京工作后,年逾六旬的竺可桢重拾青年时期的爱好,每逢冬季,经常到什刹海或北海滑冰。他还把自己这一拿手好戏传授给了孩子。在河面结冰的日子里,竺可桢下班后拿着北海公园的月票从前门进入北海冰场,小女儿放学后则从后门进入北海冰场,父女俩自由地在冰上滑行,是一天中最开心幸福的时刻。

对待孩子,竺可桢是慈爱的,他的大儿媳孙祥清曾描述过一个场景:某年,竺家一大家子人团聚在北京,饭后竺可桢在院子里散步,一群调皮的孩子就跟在后面学他走路。竺可桢发现了,就转过身来,拍一下带头孩子的头,带头的孩子就拍他后面孩子的头,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一院子的哈哈大笑。这多么温馨!

不过,竺可桢对子女的品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在学界担任要职多年,又是著名科学家,但自律极严,私人写信不用公家信纸信封。子女投考浙大与一般考生同样对待。在生活中他的孩子穿着十分俭朴,待人诚恳,作风正派。女儿竺松在北京读书时,有一次忽然肚子痛,同学就打电话到竺可桢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一会儿,竺可桢的车子开来了,竺松见了说不能坐公车,就乘公共汽车去治了病。一件小事,足见竺可桢家教之严,也可看出言传身教对子女影响之深。

在浙大师生心目中,竺可桢是一位“圣人”。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竺可桢又是一位教科书式的好父亲。他对子女教育的点点滴滴,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借鉴。



竺可桢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